

# 反义性状兼容的认知分析

肖 旻

**提要**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观察由一对单音节反义形容词同时修饰一个名词的现象,讨论相反性状兼容的语法体现。根据性状兼容的时间性,本文将反义性状兼容分为两大类,同现的兼容和不同现的兼容,并由此得到一个反义兼容与时间性的关联标记模式,标记词为时间副词连用式,并解释了模式背后的象似动因。本文的结论证明了语法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经验结构的反映,而不是任意的,纯客观的。

## 一、观察角度

本文从两个形容词并列修饰一个名词入手观察性状兼容的问题。并对其进行认知分析。

两个形容词并列修饰名词时,所构成的语法结构  $A_1 A_2 NP$  往往具有兼容的语义特征。如“又甜又长的甘蔗”,甘蔗这一事物兼容了味觉上的“甜”和空间上的“长”这两个性质。另如“矮胖男人”、“粗而长的辫子”等,这些都具有一个同样的语义特征,即:后现 NP 同时拥有两个不同侧面的性状。

当名词前的  $A_1$ 、 $A_2$  是成对反义形容词时,我们说这对反义性状也兼容于后现 NP。如:

大小城市      长短木棍      轻重工业

这种兼容不同于前述的兼容,我们将从认知语法和标记理论的角度对这种反义性状兼容语义的结构加以分析和解释,说明语法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经验结构的反映,而不是任意的,纯客观的。

为阐述的方便,我们以典型的性质形容词——单音形容词为例讨论。

## 二、兼容方式

人们在认知事物时有一种常规心理,即:可兼容的事物或性状总是相容的,互不排斥的。反映同一侧面的相反性状的成对反义词如大一,高—低,新—旧等,它们并列修饰同一名词时构成的兼容格式必然具有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兼容的时间性和后现 NP 的量上,我们根据反义兼容所体现的时间性将兼容方式分为两种:同现的和不同现的反义兼容。

### 1、同现反义兼容

(1)大小包裹    新旧社会    轻重工业    长短木棍  
    远近乡村    粗细钢筋    高低建筑    真假美猴王

上述例子代表这样一种兼容方式,它有两个明显特点:(一) $A_1$ 、 $A_2$  所表示的相反性状同时并存;(二)后现 NP 表达一个群体概念。我们把它叫做同现反义兼容。也就是说

$A_1$ 、 $A_2$  同时兼容于一个包含若干个体的群体 NP 中。但是对于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来说,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两个性状,或者  $A_1$ , 或者  $A_2$ , 或者  $A_1 A_2$  并列所能概括的其它性状,如“高低建筑”中,有的建筑高,有的建筑低,有的处于不高不低的中间状态。对于其中任何一座具体的建筑,都不可能同时有“高”和“低”两个性质。

(2)[群体]特征对这一兼容方式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已经提到过人们对于兼容这一概念具有的常规心理,可兼容的事物或性状总是相容的,同一个体往往不会同时呈现相反性状,如:

\* 大小的一个城市

要使反义性状兼容成为可能,则往往是两个相反性状呈现在不同个体之上,而这样的若干个体形成群体,然后群体以 NP 的形式实现对  $A_1$ 、 $A_2$  的兼容。我们可以从对两类兼容格式作相同变换所造成的不同语义结果更为明显地看到这种区别。

a. 矮胖男人→矮矮胖胖的男人

b. 大小城市→大大小小的城市

从 a、b 可以看出,这两种兼容格式都可完成“ $A_1 A_2 NP \rightarrow A_1 A_1 A_2 A_2$  的 NP”的变换。根据象似性(iconicity)原理,重叠往往是语义上程度和量的增多在语法结构上的体现。上述两个变换式中,重叠造成的程度或量上的“多”义指向不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a 中“矮矮胖胖”体现的是形容词所表性状的程度上的增加,变换后 NP 所兼容的性状程度加深了。b 中“大小”重叠为“大小”并没有改变性状本身的状态,而是体现了其 NP 的[群体]特征。即 NP 的[群体]特征得到了突显(saliency)

具体语境中一些反义同现兼容不能完成“ $A_1 A_2 NP \rightarrow A_1 A_1 A_2 A_2$  的 NP”的变换。如下例:

老景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命虽保下了,腿却一长一短,老景拖着长短腿就象一件散了架的旧家具基本上算是报废了。(许春樵《找人》,《小说月报》99.3)

上例中的“长短腿”就不能变换成“长长短短的腿”。也就是说,NP 只有包含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个体才可实现“ $A_1 A_2 NP \rightarrow A_1 A_1 A_2 A_2$  的 NP”的变换。只包含两个个体的群体 NP 前的  $A_1 A_2$  重叠后增了后现 NP 的量,改变了原有语义。而差义兼容中无论 NP 的量如何,“ $A_1 A_2 NP \rightarrow A_1 A_1 A_2 A_2$  的 NP”都能实现,如:

矮胖的许多男人→矮矮胖胖的许多男人

矮胖的两个男人→矮矮胖胖的两个男人

且无论 NP 中的个体有多少,每个 NP 都有  $A_1$ 、 $A_2$  两种性状,所以

矮胖的两个男人≠一矮一胖的两个男人

而上例中的

长短腿=一长一短的腿

从以上变换中可以看出,反义的性状要同时兼容于 NP,必须有 NP 的[群体]特征相照应。从而可以得出一个常规推理:相反性状往往是兼容于呈现相反性状的若干个体构成的整体上。

(3)“黑”和“白”这对表颜色的反义词在有些情况下修饰个体 NP,如“黑白足球”、“黑

白世界”等。颜色性状的特殊性使它们可在同一个体的不同部分同时并存,但对于一个确定的部分来说,也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性状。这种“部分同现兼容”与群体同现兼容有相似之处,其后现 NP 是一个认知上的可分整体。

## 2、反义非同现兼容

(1)当后现 NP 表达一个独体概念时,一对反义的性状往往不能同现兼容于这一概念,除非体现为在 NP 的时间线性序列上交替出现或发生。如:

时高时低的抽泣声

忽冷忽热的态度

乍暖乍凉的夜气

我们把这种兼容方式叫做反义非同现兼容。也就是说, NP 作为一个可变化的独体兼容物,在时间线性序列的不同时点上呈现某种相反的性状,它作为一个四维的时空整体实现对  $A_1$ 、 $A_2$  的兼容,  $A_1$ 、 $A_2$  不同现于 NP。这种兼容格式往往有表“一会儿……一会儿……”的时间副词的连用式,如“时(而)……时(而)……”、“忽(而)……忽(而)……”、“乍……乍……”等。<sup>①</sup>

与同现兼容不同,非同现兼容往往都是反义兼容。而反义或非反义的形容词都可构成同现兼容,如“大小城市,矮胖男人”等。也就是说,只有表同一侧面性状的相反或相对形容词可构成独体非同现兼容。下例往往不成立:

\* 时圆时小的气球

\* 忽低忽弱的音乐

这与人们的认知方式有关。对于一个在时间轴上相对静止的事物,人们可以注意到它几个侧面的性状;而对于一个动态的,体现出时间性的事物,则往往无暇顾及太多,而只是对其中某一个侧面的性状加以连续观察,通过对它在不同时点上的比较来认识事物的变化。即使有某些非反义词构成非同现兼容,如“时痛时痒的感觉”、“忽红忽白的脸”,它们也一定是同一侧面的性状,且主要是突出  $A_1$ 、 $A_2$  的区别和变化。

### (2)值得注意的下面的现象:

时宽时窄的地道

时粗时细的水管

忽而宽忽而窄的河道

时浓时淡的一条墨迹

时弯时直的一根线

上述短语往往被理解为“NP 有的地方  $A_1$ , 有的地方  $A_2$ ”,而不是“NP 有的时候  $A_1$ , 有的时候  $A_2$ 。”它实际表达意义应属于前面提到的部分同现兼容,  $A_1$ 、 $A_2$  表示 NP 不同部分的性状,而非不同时间点的性状,为什么可以受到表示“不同的行为状态在某个时间内交互发生或出现”的时间副词连用式修饰呢?这里牵涉到扫描方式的问题。

根据 Langacker 认知语法的理解,扫描指的是在构建一个复杂场景时所作的认知处理,它是将某个比较标准和一个对象关联起来,并记录其间差异的操作。这种操作类似我们用目光追踪一只飞鸟的轨迹,或一条山路的走向。扫描的方式有两种,一为“总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一为“次第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前者里的成分状态尽管也

是次第相连,扫描时却是以累积的方式平行地激活它们,复杂场景的所有方面同时呈现出来。后者里的成分状态则是一个接着一个被处理,尽管为形成一个一致的经验,状态之间的关联也必须被感知到,但这些状态不被处理为共现的,扫描它们所得到的资料是依次得到而不是同时呈现的,这种扫描的结果定义出时间过程。作一个简单类比,总括扫描就象看一幅静止的图片,而次第扫描就像看电影。不同方式理解同一情景造成不同的意象。<sup>②</sup>

当我们对事物的性状进行认知处理并作出描述时,总括扫描的方式造成同现兼容,如“大小气球”;次第扫描方式造成非同现兼容,如“时大时小的气球”。在这两个例子中,“气球”所代表的外延实际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扫描所针对的对象不同。“又大又圆的气球”和“时大时小的气球”可指同一外延,这时总括扫描突显该气球同时并存的两个性状(大、圆),而次第扫描突显了该气球某方面属性(大、小)在不同时点(段)上的变化,表现为时间线性序列上相反(对)性状的交替排列。

当被认知物在空间上呈线性排列,即与“时间”一样具有[线状]特征,如前面提到的“地道”、“水管”、“河道”、“墨迹”、“线”等,且它的某些性状在其线性序列的不同部分有不同反映时,它就具有了被次第扫描的基础。举例来说:

高低不平的一条山路

高高低低的一条山路

时高时低的一条山路

上面三个短语所反映的情景实际上一致。当我们的目光追踪一条山路,对其不同地段上的高低起伏进行总括扫描时我们得到前两种说法;而当我们换成次第扫描的方式时,尽管“高”、“低”两性状同时并存于同一空间事物,它们的存在并没有时间先后,但在人的感知过程中它们是依次出现而非共现的,主观上赋予了时间性,因此合法地出现了“时高时低的山路”这一类短语。

### 三、标记模式及其象似动因

1、由前文可看出,反义兼容包括两种基本格式,即:

$A_1 A_2 NP$

$F_1 A_1 F_1 A_2$  的  $NP(F_1$  表示时间副词)

前者  $A_1$  与  $A_2$  直接并列,后者则须要通过时间副词的系联。这种结构形式上的不同有其内在的原因。

并列结构往往表示诸如相互关系,同时发生的事物、交替出现的事情等对称概念。从感知中的时间稳定性角度看,汉语中的性质形容词标识的是较稳固的属性,单音形容词是典型的性质形容词,因此由单音形容词组成的并列结构应该是表示稳定的、没有时间变化的属性的并存,即  $A_1$ 、 $A_2$  同时出现,而当  $A_1$ 、 $A_2$  在时间线性序列上交替出现时,并列项中必须加上“时(而)……时(而)……”之类的时间副词的连用式。这说明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性状兼容与性状同现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关联,在语言结构上体现为无标记形式  $A_1 A_2 NP$ ;而性状兼容与性状不同现之间的关联显示得不自然,语言结构上就体现为有标记形式  $F_1 A_1 F_1 A_2$  的  $NP$ 。在反义兼容和兼容时间性之间形成一个简单的关联标记模式。标记词为“时……时……”一类的时间副词连用式。<sup>③</sup>可表示如下:

	同现	非同现
反义兼容	无标记	有标记

2、根据象似性原理,话语结构和语法规则都不是完全任意的,语言的结构往往存在象似的动因。人类语言的象似有多方面体现,促动本文标记模式的是复杂性象似动因,又叫不可预料性。意即语言形式的复杂性反映概念上的复杂性;相对复杂的概念需要用相对复杂的形式表达,相对简单的概念也需要用相对简单的形式表达。具体到标记现象上,无标记项表示寻常的,可预见的现象,有标记项则表示不寻常的,非常规的,不可预见的,因此有标记项一般在结构和语义上都比无标记项复杂。

前面已说过人们在认知上容易接受同现的性状兼容于同一事物;对于性状不同现而兼容于同一事物的兼容方式在心理处理上要费时间和周折一些。因此前者情况简单,可预见性大,对应无标记项;后者情况复杂,可预见性小,对应有标记项。

####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法研究不能排斥意义,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着各种象似关系,例如意义越简单,结构形式上表现得越简单,意义越复杂,结构形式上也表现得越复杂;语法规则是认知方式在语言中的体现,认知方式受到常规心理的影响;语言结构很大程度上都是有动因的,例如复杂象似动因促动了本文标记模式的形成。

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语言研究观同时认为,意义是一种心理结构,是人对客观事物认知的结果,它产生于人在一定环境下对一类事物的体验,是经验性的,所以意义最终应按心理现象去描写。例如 2.2.2 中提到的“时高时低的一条山路”一类的结构,就可以从心理的角度得到解释。

#### 注

- ①一些有命名作用的凝固性结构,如“松紧带”、“干湿仪”(用来调节湿度的仪器)、“冷暖空调”表示 NP 有“可  $A_1$  可  $A_2$ ”的功能,且  $A_1$ 、 $A_2$  不能同时实现。它们不能带上时间副词,也不能进行任何扩充、变换。
- ②参见张 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③关于关联标记模式的理论参见沈家煊,1999。

#### 参考文献

- ①储泽祥:1996,《汉语规范化中的观察、研究和语值探求——单音形容词的 AABB 差异叠结现象》,《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
- ②沈家煊:1994,《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国外语言学》第 1 期。
- ③沈家煊: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 ④邢福义、李向农、丁 力、储泽祥:1993,《形容词的 AABB 反义叠结》,《中国语文》第 5 期。
- ⑤张 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⑥朱德熙:1956,《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肖 旻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